

明清艳情小说珍品

# 賽紅紅

明清艳情小说珍品

第一辑赛红丝

醒世奇言

第二辑无声戏

水石缘

第三辑醋葫芦

定情人

第四辑风流悟

画图缘

## 内容提要

书叙吏部给事中裴揖与河南汝宁知府贺秉正为同年好友。裴揖病故后被朝中奸臣扳害，贺知府据理力争，获罪权贵，即告病不仕，裴妻及其子女均得贺照顾，后贺欲延妻弟宋石为裴松之师。宋石为山东东昌府武城县秀才，喜纵酒论文。一日偶与文友过妻弟皮象家门，欲假坐写诗饮酒。皮象托辞不出，为宋石谩骂，遂恼恨成怒，与捕役屠才密谋，使强盗扳害宋石。宋石被捕入狱，贺秉正又请人荐师，其人贪图贿银，荐举庸才常蓼。屠才与皮象谋，欲使狱卒害死宋石。是夜新任知府梦见皋陶显灵，知狱中有弊，乃深夜点监救下宋石。屠才、皮象事败。宋石得释，旋举家投汝宁贺秉正处。时贺秉正五十大寿，裴松请常蓼作一寿文以制屏祝寿。常蓼抄袭被识破。恰值宋石挈家而至，贺秉正乃辞去常蓼，延宋石为师。宋石有子宋采，女宋萝，俱聪慧。贺夫人见两家儿女才貌相当，遂有撮合之意。贺秉正顾及两家门楣各有高下，亦恐儿女有情不能明吐，因宴请两家，以“咏红丝”为题，命宋裴儿女各赋七律一首，借以观才明志。四人当即完诗，情词双美，俱各有意，两家因此联姻。次年秋试，宋石父子告归山东应试。宋石高中第三名经魁。宋采、裴松皆得入学。常蓼被辞怀恨，见裴揖堂姐之女嫁于金知县，便借机从中挑拨。宋家误以为裴家海亲他嫁，常蓼得知宋石会试中进士得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又与白孝立作假书，托名宋石，使人辞去裴家婚姻。裴家亦误以为真。后裴松、宋采发愤读书，皆中举人，复为进士，同选翰林院庶吉士。贺秉正因破湖寇有功，升尚宝寺少卿，亦赴京上任。贺访得宋裴两家婚变之故，乃知有奸人拨弄也。时白孝立与常蓼有隙，至京中向宋石自首，其事乃白。白未得宋氏酬谢，含恨在心。又与常蓼挑唆皮象诬告宋石，不果。白、常二人复以宋、裴“父母纵容儿女，杂坐咏诗，勾挑聘定，有伤风化名教”为由，具揭礼部，欲陷两家。宋、裴三翰林与贺少卿议后，录出四人《红丝咏》，具疏上达。礼部审后，谓“裴宋结婚姻，出乎父母之命，儿女咏红丝，系于媒妁之言”，“红丝四咏，吐词正大，寓意坚贞，更于婚好有光。”因命责徒常、白二人。并申奏朝廷。不数日，批下旨来，帝甚嘉之。两家遂奉旨成婚，结为秦晋之好，传为一段风流佳话云云。

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贺知府为朋友重义勾官   | (1)   |
| 第 二 回 | 宋秀才因诗酒轻人贾祸   | (11)  |
| 第 三 回 | 恶大舅买盗扳姐夫     | (21)  |
| 第 四 回 | 庸先生出对欺弟子     | (31)  |
| 第 五 回 | 常先生明扯阔背地求人   | (41)  |
| 第 六 回 | 皮阿舅暗算计当场作恶   | (51)  |
| 第 七 回 | 肆小人恶毒图财害命    | (61)  |
| 第 八 回 | 感太守神明死里逃生    | (71)  |
| 第 九 回 | 寿文重先生明出丑     | (81)  |
| 第 十 回 | 才貌美儿女议联姻     | (91)  |
| 第十一回  | 姻缘到儿与女赛红丝成配偶 | (101) |
| 第十二回  | 时运至父与子逞豪学步云梯 | (111) |
| 第十三回  | 弄奸人造二诗妄传消息   | (121) |
| 第十四回  | 贪利汉假一札耸断婚姻   | (131) |
| 第十五回  | 小人弄小人多反复争竞遭凶 | (141) |
| 第十六回  | 君子成君子无惭愧终归于吉 | (151) |

## 第一回

### 贺知府为朋友重义勾官

诗曰：

阅世休嗟世不平，须知相忤是相成，  
塞翁马定仓忙失，歧路羊难自在行。  
树直岂能辞曲蔓，林深安得绝啼莺？  
圣王教化虽详尽，也只维持大体明。

从来君子小人，原分邪正为两途，不能相合。君子见小人污浊，往往憎嫌。小人受君子鄙薄，每每妒忌。若是各立门户，尚可苟全，倘不幸而会合一堂，则真假相形，善恶抵触，便定要弄出无风生浪的大祸患来，弄得颠颠倒倒，直待天理表彰，方才明白。故人生在世，亲友之间，不可不慎！话说山东东昌府武城县，有一个秀才，姓宋名石，表字古玉，为人豪爽多才，十六岁上就进了学，凡考皆居前列，声名藉藉，以为功名唾手可得。父亲叫做宋之献，是个孝廉，曾做过太平府的推官。后罢官回家，因看上了一个秀才贺秉正，为人有古君子之风，遂将宋古玉的姐姐嫁了与他。不期一嫁过去，这贺秉正就连科中了进士。宋之献又因在家，看见了皮监生女儿，生得有些福相，遂娶了与古玉为妻。夫妻果然相得。这皮监生是个财主，见女婿宋古玉年少有些才名，又考得起，甚是欢喜，凡事百依百遂。这宋古玉与知己朋友，纵酒论文，皆是皮监生为之地主。不料皮监生死后，儿子皮

象，也纳了一个民监，支持门户，虽知姐夫宋古玉是个有名的秀才，也思量结交他，争些体面，怎奈宋古玉是个豪爽之士，只以诗酒为缘，文章交结，一辈污浊小人，哪里看得上眼！故宋古玉与皮象，虽说是至亲郎舅，却气味不相合，就是有甚正事，不得不到舅家一行，也只略见个意思，就要脱身。若要留他吃酒，他便苦辞，必不少留。故一日日，两下只管生疏了。这姐夫贺秉正，虽因丈人死后，他又出仕远方，不能与宋古玉相半，却知宋古玉是个饱学多才之人，十分敬重，不论远远近近，必时常遣人存问。这年在河南汝宁府做知府，府中有一个同年，姓裴名楫，在朝中做到吏科都给事中，遇事敢言，大为当道所忌，也受了几番挫折，虽赖圣明在上，不曾遭害，然每每忧思过度，染成一疾，十分沉重，心下着忙，遂急急告病辞官，回归故里，因与贺秉正是同年好友，故往来亲密。夫人荀氏，生了一子一女，子名裴松，表字青史。女名裴芝，表字紫仙。这裴松裴芝，虽只一子一女，却皆聪明异常。裴给事病归时，裴松才六岁，裴芝才五岁，夫妻二人，爱之如宝。初时裴给事还望服药调理，有个好日，不期病人膏肓，日甚一日，竟有不起之色。因请了贺秉正来托孤道：“我读书一场，幸与年兄同榜，官已做到都给事中，虽立朝之志未伸，也不为不幸了。但今抱此沉痾，多应不能久世。死固不悲，但念妻室子女幼小，恐其不能自立，又别无至亲密族，可以托孤，惟幸年兄恰治临此土，弟死之后，孤寡无依，全要仰仗年兄，垂照一二。”贺秉正道：“年兄立朝忧愤过情，至于如此，今归安养行当自愈。设或有变，幸小弟正待罪于此，年兄之未完即小弟之未完，定当晨昏护卫，决不令遗忧于门户。”裴给事听了甚喜，因令荀夫人并子女裴松裴芝，俱出来拜谢于榻下。自此之后，贺知府便时来问候。怎奈死生系于天命，过不得月余，裴给事竟淹然长逝矣。荀夫人与子女，并一家老幼，俱哭得天翻地覆，忙着人报知贺知府。贺知府闻报，急走来料理。此时衣衾棺

樽，俱已齐备，一一遵礼开丧安葬，并不费裴夫人之心。裴夫人不胜感激，亲自率裴松到府门前拜谢。至此之后，裴夫人安心在家守孝，惟教子读书，训女针指，已不啻茹荼之苦。谁知祸不单行，过不得一二年，忽朝中一个大奸臣，曾被裴给事参过，怀恨于心，今闻裴给事死了，遂买嘱了河南兵备道，参他一本，说他嘱付公事，占人田土，许多不公不法之事。有旨着河南抚按查勘。抚按奉旨，遂发文书，到汝宁府来查勘。贺秉正看过文书，吃了一惊，知是有人中伤，遂回文抚案，盛称裴楫，自请告归家，足迹不至公庭，有何嘱托？死后所遗田土，妻孥不给，霸占于谁？细询乡里，感德有人，并无不公不法之事。抚按据此回奏，定了一案。那大奸臣，访知是贺知府为同年出力，因移怒于他，遂与吏部说知，竟将他调离到广西。贺知府闻报，知道是为此缘故，了无愠色，忙将府印交上抚台，就出文书告病，不受广西之职。因在西街上，租了一所房子住下。裴夫人听见贺知府出事了，起初还只道为着别事，已自着急，到后来有人传说是回护她家，起的祸根，一发过意不去，因又带了儿子裴松，亲自到贺知府宅子里来拜谢道：“孤儿寡妇，蒙大人垂怜，已感鸿恩不尽，怎为申先夫之冤，转将大人远迁恶地，却教愚母子，惊慌无措？！”贺秉正道：“抑邪崇正，自是我为官当然之事，原非为令先给事同年份上徇私，莫说迁官，便贬谪何妨？！我已安之。老年嫂慎勿介意。”裴夫人道：“大人公心正气，虽天植性生，不独为贱妾母子加励。然贱妾母子由此度安，转致大人受远道跋涉之害，于心何忍？”贺知府笑道：“年嫂不消过虑。年嫂虑我远道跋涉，莫非疑我贺秉正，忘了先给事之托，竟去做官吗？莫说左迁，我已辞了抚台，不愿去做，就是高升美任，我既受了先给事之托，也无舍此而就之理。故侨寓于此，连故乡之事，已写信与小儿叫他掌管，也不思回去。”裴夫人听见贺知府说到义侠之处，不胜感激，因领了儿子，同哭拜于地道：“大人怎为朋友，直至如此，真

不啻天高地厚矣！”拜完，就辞了回来。自此之后，彼此相安于无事。倏忽之间，又过了许久，此时儿子裴松，已是十岁，女儿裴芝，已是九岁，裴夫人恐怕无人教训，误了他，因着人请了贺知府来商量道：“小犬裴松，已渐渐大了，虽自家兄妹，朝夕诵读，但恐没有明师指点，习成偏私，不入时务，误了终身，敢求大人，选择一位明师，朝夕训诲，庶使书香一脉，不至断绝，不知大人以为然否？”贺秉正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此大有理！令郎已是十岁，再迟不得了。但有一说，一向因我在此做官，此地先生，结交甚少，实实不知谁为饱学，今细细想来，惟有山东妻弟宋古玉，无书不读，下笔如神，是个科甲中材料。若请得他来，启迪年侄，则包管年侄一朝上进。”裴夫人听了大喜道：“若得大人尊舅肯来设帐，则小儿之幸也，万望大人即差人一行，所用盘费贽礼，即当送上。”贺知府道：“这不打紧，我就差人去接。”遂别了来家，与夫人说知道：“今日裴夫人托我请一个好先生，教他儿子，这汝宁府中的秀才，我知谁人堪做明师？倘荐错了，岂不误他教子之事？因想你兄弟宋古玉饱学多才，又闲在家里，着人去请将来教裴公子，在裴公子得了明师，在你兄弟得些束修，也可少佐薪水，岂非两利之道？”宋夫人听了，甚是欢喜道：“我也一向记念他，不得相见。接他到此教书，时时相见，亦是快事！倘或他虑家中无人照管，何不连弟媳妇一同接来共住，更觉快畅！”贺秉正听了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”遂写了一封恳切书信，并几件礼物，差一个家院。叫他去请。且按下不题。正是：

延师是公事，会面则私情。

私与公兼尽，自应快意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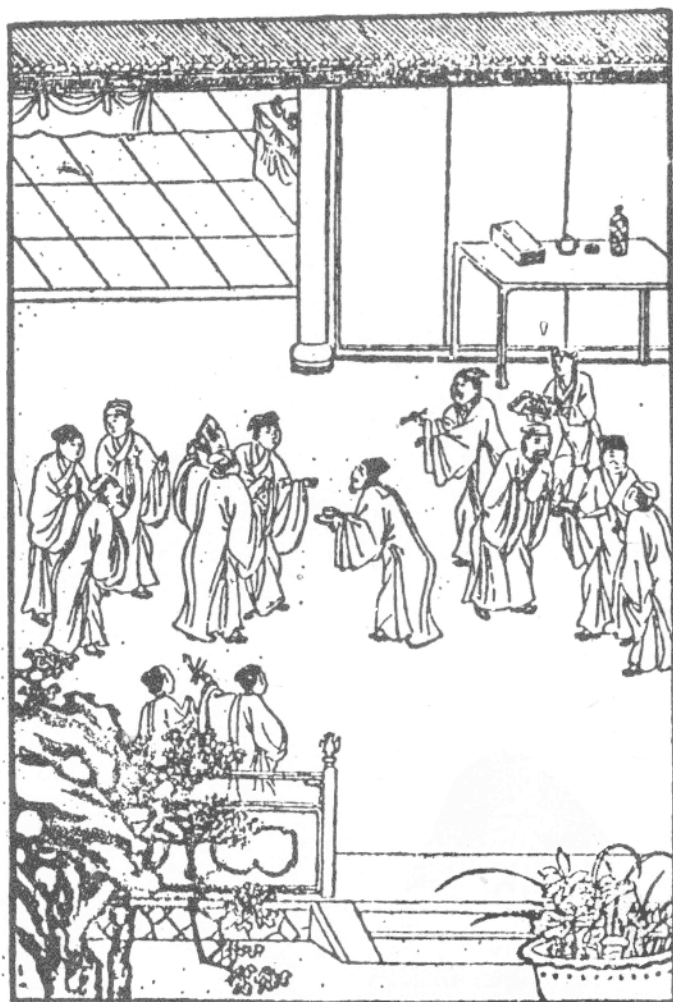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宋古玉在家中，闭户读书，虽是他的本来面目，然才高旷远，纵酒论文，结交文人韵士，亦所不免。一日因读书倦了，又见春光明媚，便坐不住，要出门去寻花问柳，兼觅酒吃。不料这日事不凑巧，凡寻的朋友，偏俱不在家，他独自一个，走来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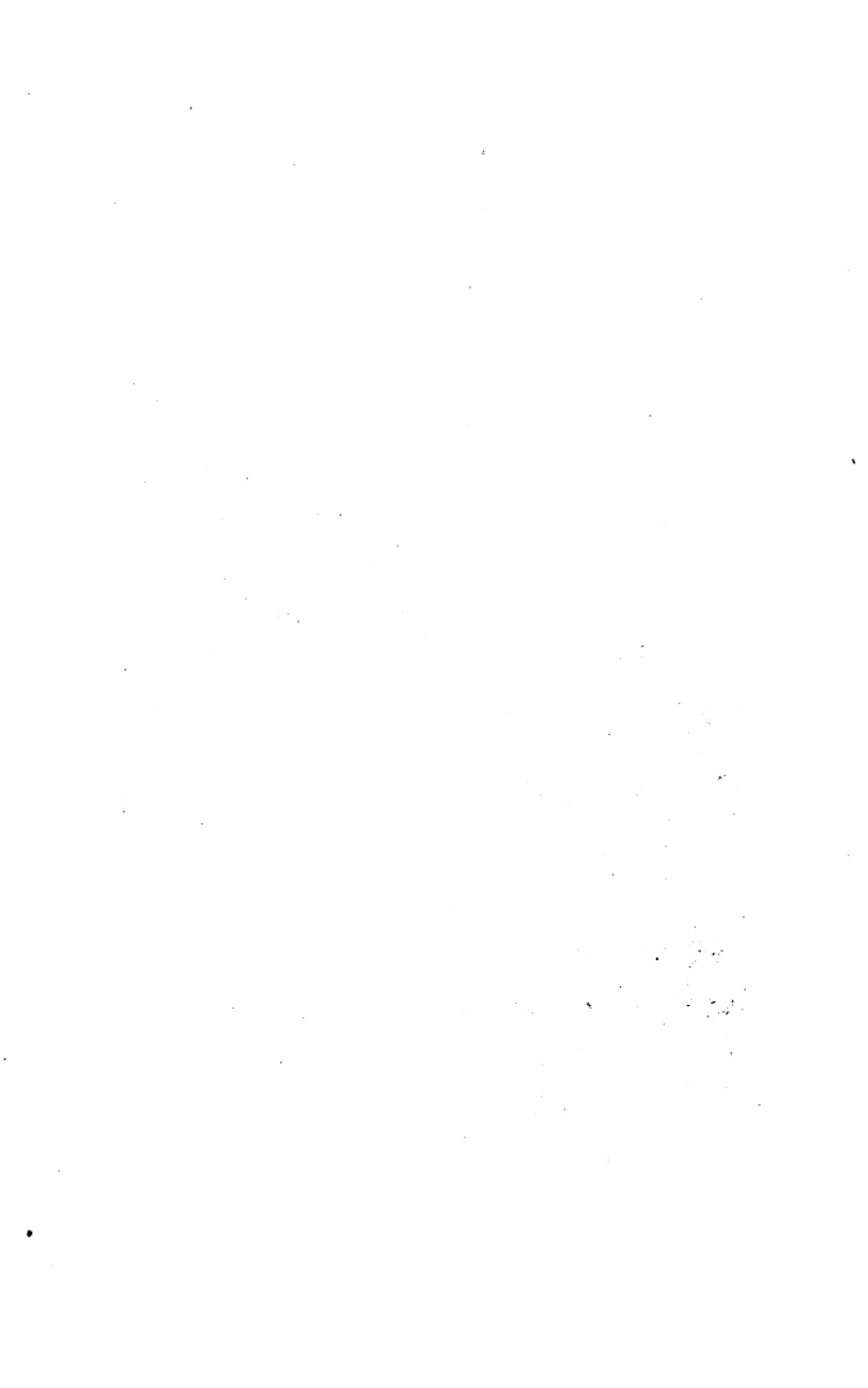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甚觉没兴。无意中忽走到皮丈人门首，因怕见舅子，便低着头，要走了过去。不期舅子皮象，正备了一席盛酒，要求监里先生，求他在考案上挂个名字。不料监里先生只要银子，回了不来吃酒。皮象正在懊恼，忽看见宋古玉，独自一个走了过去，便想一想要将这一段情，卖在他身上。因赶上前拦住叫道：“好姐夫！哪里去来？怎就瞒门过，不值得进来看看小弟？”宋古玉虽平素憎嫌舅子，今见他欢颜相待，怎好不瞅？只得也和和气气实说道：“偶读书倦了，又见春色撩人，故信步出来，要寻两个好朋友，那里去看花吃酒，不期事不凑巧，李先民王文度诸兄，俱已有事出门，一时寻他不着，故扫兴而回。”皮象道：“好姐夫，既高兴要寻朋友看花吃酒，难道小弟是监生不是秀才，就算不得朋友？难道小弟家就无花可看？难道小弟家就无酒可吃？竟过门不入，便该先罚一壶才是！”一面说就一面邀他回去。宋古玉是个豪爽之人，见舅子说话凑趣，便忘其所以，竟欣然同他走向。刚走进门，只见王文度家一个家人赶来说道：“我家相公回来了，听见宋相公寻他不遇，甚是着急，故叫小的赶来，请宋相公回去，要邀众相公去做艳阳天诗哩。”此时宋古玉已进了皮象的大门，先又被皮象讥诮了几句，今见王家来请，哪里就好撤回身去，因立住脚说道：“这却怎好？”皮象忙阻说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姐夫不要躊躇，他那里雁与羊既出得题，我这里鸡鹅肉就做不得诗吗？”宋古玉听了笑了一笑说道：“尊舅盛情，固不可却，但王文度一团高兴，着人来赶，也难拂他，却将奈何？”皮象道：“这不打紧，他兴高，何不并邀他来，大家快饮一番，便人情两尽了。”宋古玉听了大喜道：“这个说得有理！”因对王家家人说道：“你快回去对相公说，我被皮相公留住不放，你相公既有兴要寻我做诗，今日天气晴暖的好，可到这里来相会罢。”王家家人听知，就忙忙要去，宋古玉又叫住说道：“相公来时，便路邀得李相公与范相公，众人同来更妙。”王家人答应去了，皮象方才邀了宋古玉同走了入去。原

来宋古玉丈人在时，甚是爱他，时常留他在此，同社友论文吃酒，近因丈人死了，舅子雅俗不同调，故来得稀疏。今见皮象殷勤留他，只认做一团好意，便欢然如旧，意走入厅旁，花园里坐下。这园中虽无名花异卉，当此春光明媚之时，却也桃红柳绿，殊觉可人。皮象此举，也只因酒是便的，要与姐夫热闹一番，或者监中有甚考事，用得他着，原无心去邀众人，又谅众人素不相识，也未必便来，略坐不多时，竟摆上酒来。宋古玉因奔走了半日，腹中正有些饥渴，见摆上酒来，便不叫等人，竟欣欣然大饮大嚼，吃了半晌，微微有些酒意，看见亭子外春光烂漫，因想起艳阳天这个题，倒有些趣味，因问皮象讨了笔砚笺纸出来，竟凝思注想，细细地题了一首七言律诗，自吟自赏。正吟赏间，忽报王李众相公来了，宋古玉遂将诗折了，压在砚台下面。皮象见众人来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起身迎了进来，数一数，就有五个，心下甚是不快。然来也来了，只得相见，就安坐送酒。众人知他是宋古玉的舅子，便看得此酒就是宋古玉的一般，竟不逊让，坐下便吃。吃着酒，这个说这等好天气，若不吃酒，便是虚度，那个就说，如此风光，吃酒若不尽醉，便非达人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川流不息，甚是有兴。直吃得杯盘狼藉，熏然陶然，王文度方立起身来说道：“不吃了！叫人收去吧，我们还有正事哩！”皮象不吭一声，将杯盘收去，收完了，大家又吃了一回茶，王文度方对宋古玉说道：“我想春天风景，诗人无不做到，独艳阳天三字，从无人拈出，此题纯是虚景，没处形容，却又非极力形容，不能得其妙境。小弟欲以此请教诸兄，不识诸兄以为何如？诸兄若有高柯捷足，先得其鹿，立于文坛之上者，明日之东，便是小弟做主。”众人听了，尽沉吟说道：“此题果属虚景，难于描写，兄虽情愿做东，只怕小弟辈倒难作客。”李先民因说道：“说便是这等说，场中既有了题，难道就没个举子？快取笔砚来！”待大家搜索枯肠，宋古玉因笑说道：“小弟因候诸兄不至，先酌了数杯，因爱

此题，又虚又实，已做了一首在此，不识能邀诸兄之赏否？”众人听见宋古玉，说诗已做成了，尽皆惊喜，忙争来讨看，只因这一看，有分教：诗惊人而加敬酒不继以成仇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

## 第二回

## 宋秀才因诗酒轻人贾祸

诗曰：

富贵兴衰类转蓬，文人别是一帆风。  
从无银气薰心上，哪有金夫入眼中。  
团捏拢来应作祸，挑唆开去定遭凶。  
谁知善恶天施报，不在起初却在终。

却说宋古玉见众朋友争讨诗看，只得在砚台下面取了出来，付于众人。众人忙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赋得艳阳天

夏烈冬严也占芳，较来明媚让春光。  
日烘花影疑含笑，云洗天容似靓妆。  
形象尽空偏有色，声闻无臭忽生香。  
始知吐到风流气，自簇东皇锦绣行。

众人看完，尽皆拍案称赞道：“好诗！好诗！”李先民道：“古玉兄这首诗，不即不离，又活灵活现，不露痕迹，竟将艳阳二字，摹写尽了。文度兄明日之酌，无可辞矣！”王文度道：“得此佳作，明日之约，小弟情愿，这不消再说，但方才赏春快饮，亦已沉酣，不料览宋兄珠玉，喜其精微，惊其奇特，一惊一喜，沉酣早变为清醒，欲彼此散去，天尚未晚，此时此际，却将奈何？”内中有一个朋友范叔良说道：“诗成黄鹤实难再题，酒尽玉壶重沽何妨？小弟即杖头未携，尚有春衣可典。”宋古玉笑道：“妻弟即代弟

做主人，哪有令诸兄半醉不醉，又解金貂之理？只是诸兄纵捶碎黄鹤踢翻鹦鹉，而凤凰台诗亦不可少。”皮象见众人已醉，撤出酒席，已放下了心，不期看诗后，忽都酒醒了，又思量重吃，还指望宋古玉不是自家家里，怎的代留，不期宋古玉全不避嫌疑，竟一口留下，急得皮象没法，又推辞不得，只得强做好汉，笑说道：“诸兄怎这等轻看小弟？小弟虽不曾博得一倾青衿，然列太学，或亦无靠，就是诗酒一途，不敢登坛，也当追陪其下，哪有佳宾满座，而仅做半截主人之理？诸兄见笑，不独笑小弟，竟连家姐夫也笑在其中矣！”众人听了大喜道：“皮兄见责的有理，候酒来，大家多罚几杯，何如？”皮象说了大话，没办法，只得又叫人出动，重新整治出酒肴来，与众人同吃。这一番大家欢喜，高谈阔论，不是文章，就是辞赋，彼此敬服。皮象坐在旁边，只好陪坐陪笑。天已黑了，众人仍不肯起身，皮象只得又点上明烛，大家复呼卢痛饮，只吃得沉酣醅醑，看见月上花梢，方才各各散去。正是：

玉斛金壶谁不饮，必须诗酒饮方尊，

不然李白千钟醉，竟与齐人一样论。

皮象送了众人去后，回身进来检点，费去许多银钱，甚是懊悔，不该亲近这班酸子。因再三吩咐家人道：“以后单是宋姑爷来寻我，便硬硬的一口就回他不在家，倘或撞见了，只推有要紧事，催我起身，万万不可容他久坐！”众家人俱答应了，方才安寝。正是：

好客豪华事，小人安可为，

一时如失算，千古悔难追。

宋古玉乘醉踏月，步回家中，妻子接着问道：“官人今日在哪里吃得这等熏然？”宋古玉笑说道：“今日去寻王文度李先民，俱不在家，回来走过你兄弟门前，不期被他看见了，苦苦被他扯进去，又邀了王李与几个同社朋友，同做诗饮酒，甚是有趣，故直吃到